

# 「新一代」從沒消失過！

文：陳沛珊



「記者不是為了報道獨家的新聞，而是給讀者帶來真相！」以筆桿、以生命去揭露世界真相；不畏鎗火，只畏虛言，是我對資深自由新聞工作者張翠容小姐的觀感。

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，張小姐接觸了本會以往發行的刊物——《新一代》而深受啟發（筆者按：《新一代》是本會於1986-1989年期間發行的青少年讀物，曾以雙周刊及月刊形式面世），而今天，我們又於偶然機會下翻閱張小姐的文章——〈香港何時再現「新一代」〉而深感激勵，世事果真奇妙！

當初影響我最深的，是一份雜誌——《新一代》，它拖著我的手，走過叛逆的少年期。

在初中時，一天，媽媽如常從街市買餸回來，不知為什麼，那一天她卻買了一份《新一代》，一入屋就把這份周刊放在飯檯上，當我好奇拿起《新一代》閱讀，我的思想、人生便開始起變化，有所啟悟了。每個周末、我重看又重看，就好像吃着糖果一樣，再三回味。

其中有個故事，特別深刻。故事是這樣開始的……

一位中年老師拿著一大疊學生的作文簿，氣憤地走進課室去，二話不說便把作文簿用力的扔在書桌上，「咄」的一聲，發出巨響，學生們立刻靜下來。

阿Sir接著在黑板上寫上：「我的理想」四個大字。他生氣，是因為他在上一個星期出了這個作文題目，學生只胡亂去寫。

阿Sir怒視學生，泛著淚光，細說理想是重要的、是嚴肅的、是珍貴的，他還告訴學生他年輕時如何與同伴們在激盪的年代，為民族、為人類的前景，苦苦思量。

他愈說愈激動，學生愈聽愈沉默，突然，當中有一位學生舉手，面露敬慕之情，問：「阿Sir，那你現在的理想是什麼？」

那個學生期待阿Sir給他一個可供他參考的答案。可是，阿Sir竟然語塞，飛機隆隆飛過，很快，下課鐘聲響起，學生們一哄而散。

在空蕩蕩的課室裏，阿Sir孤獨地轉向黑板，輕輕地抹去黑板上「我的理想」四個大字。

這個故事很蒼涼，卻燒紅了我的心。

就這樣，我為自己搭建起一條追尋理想的梯階。那時候，我想做作家，因為《新一代》有不少出色的作家，向社會口誅筆伐，又往人類的心靈探索，大有魯迅的情操；但我又想做哲學家，因為《新一代》介紹了不少哲學家的思想，使我認識到沙特、卡繆、維根斯坦、齊克果等……

後來，我還愛上電影來，因為《新一代》談到新浪潮電影，一時又有戲劇，貝克特、布萊希特……

《新一代》為我打開廣闊的世界。中四那年，我毅然拿起皮箱，跑到英國去讀書，尋找那個廣闊的世界。即使它消失了，在大學時我仍然想到《新一代》，它教曉我什麼叫社會科學，我因此唸上社會學，之後當上記者，也是由於《新一代》它讓我知道文字是知識重要的傳播工具。

我一生愛上文字的工作，也迷戀著一本本大師的著作，背後實在埋有一個天真的理想。在黑板上那句「我的理想」，到現在，那個阿Sir，他彷彿站在我面前，我拍拍他肩膀，請求他不要輕易把那四個大字抹去，因為，在這個課室裡，至少還有我，總有一天，這個課室又可以再次熱鬧起來，只要香港重現《新一代》。

（資料來源：2005 香港書展刊物《展書讀》，並蒙香港貿易發展局專允轉載。）



只想告知張小姐：「縱然我們的機構已轉型，不像昔日的雜誌社，但我們培育青少年的熱誠與宗旨卻沒有絲毫的改變，相反卻是與日俱增，與時並進！我們希望能重遇更多像你一樣的『知音人』，激勵我們向前邁進，並告知我們以往，甚或現在的努力一點也沒有白費！」